DS
735
A2K66
v.18

三

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宋史沈與求傳

劉珙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資政殿大學士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宋史劉珙傳

陸游除敕令所刪定官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屛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絶宋史陸游傳

移剌溫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葢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金史移剌

温傳

黃久約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生日副使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金史黃久約傳

王擴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金史王擴傳

鐵哥領尚膳監内府食用圓米鐵哥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善之進資善大夫司農

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鐵哥奏曰屯田則備諸物立供膳司甚便從之元史鐵哥傳

耶律楚材太祖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太宗即位楚材拜中書令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元史耶律楚材傳

粘合重山爲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元史粘合重山傳

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爲此舉元史魏初傳

張養浩字希孟拜禮部尚書英宗卽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廷張燈爲鰲山卽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搆臣

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元史張養浩傳）

趙師魯拜監察御史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元史趙師魯傳）

戒宮室

召信臣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漢書召信臣傳）

趙典建和初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後漢書趙典傳

楊賜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

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後漢書楊震傳

楊偉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亾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魏志曹眞傳注

高允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定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

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
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
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
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
納之魏書高允傳

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文帝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
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
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南史何尚之傳

李漢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
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舊

書李漢傳

姜行本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行本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寖啟侈端勸帝斥之新唐書姜謩傳

戴冑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帝將修復洛陽宮冑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瀍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亾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事而遽自生勞擾耶帝覽奏罷役　新唐書戴冑傳

蘇世長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　新唐書蘇世長傳

袁恕己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作少

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亾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新唐書袁恕己傳

謝泌改左正言會修正殿頗施采繪泌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藎拜左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宋史謝泌傳

守道授左諫議大夫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金史完顏守道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亭麗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元史

拜任傳

答里麻除大都路留守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元史答里麻傳

戒遊畋

袁盎爲中郎將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史記袁盎鼂錯傳

司馬相如爲郎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

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史記司馬相如傳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亾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漢書薛廣德傳

銚期拜衛尉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後漢書銚

期傳

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後漢書申屠剛傳

郅惲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漢書郅惲傳

楊秉桓帝即位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允府

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 後漢書楊震傳

陳蕃遷光祿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後漢書陳蕃傳

王朗爲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衞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淸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愼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愼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魏志王朗傳

辛毗遷侍中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魏志辛毗傳

穆亮遷司空錄尚書事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魏書穆崇傳

宿石遷內行令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
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鞚馬切諫免虎之害
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魏書宿石傳

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
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
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
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
神筆 南史謝宏微傳

古弼遷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

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
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
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
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
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
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
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
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
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
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

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北史古弼傳

張耀遷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北史張耀傳

唐儉授天策府長史貞觀初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雉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舊唐

書唐儉傳

虞世南除祕書監太宗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愼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須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再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

範百王永光萬代舊唐書虞世南傳

褚亮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

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舊唐書褚亮傳

魏知古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起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

由茲道子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舊唐書魏知古傳

李大亮遷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亾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新唐書李大亮傳

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郇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郇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新唐書蘇世長傳

孫伏伽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衞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功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

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新唐書孫伏伽傳

劉仁軌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新唐書劉仁軌傳

執失思力授左領軍將軍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新唐書執失思力傳

李峴遷京兆尹元宗歲幸温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新唐書李峴傳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新唐書吳兢傳

李絳爲華州刺史州有捕鷂戸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新唐書李絳傳

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新唐書谷那律傳

何澤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

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五代史何澤傳

曹輔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

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唯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蠭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寫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

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緯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

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轄亦怡然不介意宋史曹輔傳

陳俊卿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宋史陳俊卿傳

郭襲景宗卽位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卽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閒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

往日萬一有銜橜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彊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爲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遼史郭襲傳

蕭韓家奴擢翰林都林牙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旣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 遼史蕭韓家奴傳

守道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金史完顏守道傳

梁肅拜參知政事肅奏事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金史梁肅傳

張萬公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上嘗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金史張萬公傳

許安仁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金史許安仁傳

路伯達爲大理司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金史路伯達傳

焦旭爲監察御史章宗初卽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爲罷獵金史焦旭傳

程寀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上疏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

清光從天子觀畤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

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金史程寀傳

烏古論元忠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金史烏古論元忠傳

劉煥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金史劉煥傳

愛薛掌廣惠司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元史愛薛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萬乘之

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

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元史自當傳

蓋苗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元史蓋苗傳

戒異端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漢書郊祀傳

桓譚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

譚上疏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後漢書桓譚傳）

尹敏建武二年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後漢書尹敏傳）

蔡謨遷太常領祕書監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

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晉書蔡謨傳

顏延之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南史顏延之傳

虞愿宋明帝立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南史虞愿傳

李嶠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

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舊唐書李嶠傳

崔蠡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朕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

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爲寺觀設齋焚香赴今已後並宜停罷舊唐書崔寧傳

韓愈元和十二年授刑部侍郎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

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
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
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
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亾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
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
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効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

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閒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

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 舊唐書韓愈傳

李邕拜左拾遺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倘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鬼道則墨翟千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舊唐書李邕傳

蕭倣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

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慼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濟窮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新唐書蕭瑀傳

狄仁傑除內史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新唐書狄仁傑傳

郝處俊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

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藥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新唐書郝處俊傳）

裴潾擢起居舍人憲宗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劉袄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

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
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
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
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
飛練爲神以誇權賄僞窮情得不恥遁亾豈可信厥術御其
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
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
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産毒未易可制夫

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纍前策皆可驗覩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眞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瀞遷刑部郎中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瀞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

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新唐書裴潾傳

姚崇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汩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新唐書姚崇傳

張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橈聖慮帝然之新唐書張鎬傳

李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之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

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
果爲累云 新唐書李藩傳
趙鳳遷禮部侍郎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爲北京巡宮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元豹
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
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
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爲神將召至
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愼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
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
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

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五代史趙鳳傳

陳恕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宋史陳恕傳

賈昌朝授崇政殿說書加直集賢院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　宋史賈昌朝傳

李紘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禬禳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于其間何以示中外　宋史李昌齡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宋史高若訥傳

趙抃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宋史趙抃傳

蔡襄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柰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

也宋史蔡襄傳

余靖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亾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遂爲神異卽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衞爲火

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宋史余靖傳

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宋史王陶傳

呂公著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宋史呂公著傳

羅必元榦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宋史羅必元傳

楊文仲遷將作監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

諫移閭閻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宋史楊文仲傳

陳摶讀經史百家之言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旣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

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宋史陳摶傳

室昉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初晉國公

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罷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遼史室昉傳

耶律馬哥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遼史耶律休哥傳

徒單克寧為太尉兼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金史徒單克寧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

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元史廉希憲傳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元史不忽木傳

愛薛掌廣惠司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元史愛薛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

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元史拜住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元史王結傳

孛术魯翀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至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史孛术魯翀傳

蓋苗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天歷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

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物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刱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敎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敎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 元史蓋苗傳

樊執敬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

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元史樊執敬傳

廿一史言行略卷二十六終